

● 新编武侠系列

雷神震天

1

南宫燕 著



远方出版社

新编武侠系列

雷神震天



责任编辑:刘 义

封面设计:高 旗

雷 神 震 天

南宫燕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科委晓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0 字数:896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80595—266—3/I·118 定价:47.80元

内 容 简 介

江湖险诈，当年称霸东海的桃花世家，尽在一夜之间惨遭桃花岛岛主重逸尘好友宇内三剑的暗害，目的是为夺取武林至宝“鼎龙图”。所幸其子童天琪逃过此劫。

灵稳和尚搭救童天琪并亲授神功“血劫手”，童天琪为报家仇，苦练神功。功成步入江湖后偶遇“梅岛”岛主千金梅凤玲……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童天琪在江湖日月帮的帮助下，几经磨难，时时遇险；所幸被“十殿追魂医”燕遗圣搭救，并又偶得潜龙奇功。最终，铲除宇内三剑及江湖恶势力主谋，使武林又重现昔日之景。

几度风雨过后，在一望无涯的海面上，一叶孤舟正行驶往桃花岛的途中……

目 录

第 一 章	秋阳照亲血恨长	1
第 二 章	花开花落几春秋	17
第 三 章	铁胆冷心转乾坤	44
第 四 章	少年神功惩凶顽	63
第 五 章	魂断潜龙战枭雄	86
第 六 章	涛涛海水显英豪	106
第 七 章	血劫手名扬江湖	127
第 八 章	血劫手威镇梅岛	152
第 九 章	技惊群雄仇未了	168
第一〇章	九幽岛主呈凶残	185
第一一章	力断铁环蛟龙出	206
第一二章	九幽岛上鬼火现	226
第一三章	龙出岛平绝祸根	249
第一四章	猛龙过江助英豪	267
第一五章	新仇血债算从头	285
第一六章	潜龙神功现桃岛	309
第一七章	尸横血冷误会生	324
第一八章	九幽岛巨魔遭诛	345
第一九章	云空故人会少年	369
第二〇章	老少英豪了恩仇	390
第二一章	龙潭虎穴孤剑行	409

第二二章	少侠独闯飞霞岛·····	432
第二三章	恩了怨深恨未消·····	448
第二四章	少侠飞霞岛遇困·····	471
第二五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487
第二六章	神丹宝剑赠英豪·····	503
第二七章	日映战云血劫手·····	529
第二八章	父女之情最牵心·····	549
第二九章	战云起自震天令·····	569
第三〇章	震天令重归故主·····	589
第三一章	斜旧惊闻怪气闹·····	611
第三二章	少侠神功战五老·····	631
第三三章	血劫手到敌胆寒·····	650
第三四章	月华夫人粉腕寒·····	671
第三五章	心冷带伤离中原·····	692
第三六章	万花谷红衣老太·····	712
第三七章	花谷八方聚风云·····	732
第三八章	雪莲子妙药回天·····	757
第三九章	尔误我诈计中计·····	771
第四〇章	天心怪乞现江湖·····	791
第四一章	鼎足逞智强树敌·····	807
第四二章	银甲龙人浑功深·····	828
第四三章	伤敌初会金甲龙·····	844
第四四章	敬酒不吃吃罚酒·····	864
第四五章	誓雪亲仇上征途·····	881
第四六章	再回头为时不晚·····	901
第四七章	三种怪阵逞奇能·····	920

第四八章	俏公主芳心自许	941
第四九章	谎言诈语退巨枭	958
第五〇章	识奇功茅塞顿开	977
第五一章	南海二老双断翼	995
第五二章	月华会奇阵惊人	1006
第五三章	齐心合力方上乘	1017
第五四章	群雄联手决生死	1034
第五五章	龙凤剑合璧拒敌	1054
第五六章	旧情痴行执心弦	1071
第五七章	叫花子倡假神功	1089
第五八章	谁知英雄寂寞心	1109
第五九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1127
第六〇章	血溅魂丧震天令	1147
第六一章	士为知己者而死	1168
第六二章	施妙计水底行舟	1184
第六三章	念仇大师真念仇	1205
第六四章	龙首剑扫罗汉魂	1221

第一章 秋阳照亲血恨长

几番风雨，几度寒霜，秋的萧煞早已剥下了它替大地披上的黄衣，更何况，在这狂风暴雨毫无阻挡的海岛上。

万千落尽了黄叶的桃树遍布在桃花岛的峰岭上，枯枝迎风飘舞，白浪拍岸，那响起的“哗哗”之声，好似正在倾诉着这寂寞东海上的凄清、荒凉。

此时，烈日中天的光芒，正直射着海面，那刺眼的阳光，炙人的炎热，好似要烤裂大地，照澈海洋，使人不敢相往，也没有勇气与之相抗，但是……

就在这烈日下，就在这强光中，桃花岛岸外海中的一块满生牡砺的浮石上，却有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孩童，被人仰天反缚在石上。

暴烈的秋阳晒得他细嫩的脸儿赤红如血，但是，仍然掩不住他清秀脱俗的容光。

那是一张令人触目难忘的俊脸，斜飞入鬓的剑眉，挺直的鼻梁，与一张红如涂丹的小嘴，这些，在他脸上配合的都是那么恰到好处，好似，造物者已造腻了寻常的面孔，有意造出一

张令人惊叹的杰作来换换胃口。

此时看不见他那黑而长的睫毛下覆盖着的眼睛，但是，只要一看到他那迷人的脸儿，会使人很自然的想象得到，那睫毛下掩盖着的，一定是一双清澈迷人的眼眸。

汗珠与溅起的海水不停的在他脸上滚动着，那身洁白的衣裳也早湿透了，真个使人难以相信，对付一个如此可爱的孩童，竟有人忍心使用这等残酷的毒手。

岸上，一块高高突出的礁石荫下，此时正并肩坐着三个背插古剑，年近八旬的老者，中间一人，霜眉细目，五绺银发迎风飘舞，容貌清正，只是，嘴角上却噙着一线极不对称的阴沉笑意。

右侧老者，肥胖如墩，弯眉精目，满脸笑容，形如弥勒。

左侧一人，枯瘦如柴，短眉陷目，神色冷森，令人见而心寒，他冷酷的扫了石顶上被缚的童子一眼，冷笑一声道：“没想到这小子还有几两硬骨头，从日出缚到现在，竟能不吭一声。”

胖老者哈哈一笑道：“嘿嘿！这叫虎祖虎父无犬子犬孙啊！”言辞间含有讽刺之意。

瘦老者目中毒光一闪，冷冷一笑道：“‘梅岛’一去，只怕他们回来的就只有虎祖了。”

胖老者随口应道：“那当然，那当然，别说他们武功已除，就是不除，嘿嘿！只怕也回不来了，只是，咱们这么做未免画蛇添足，自找麻烦了。”

瘦老者闻言精目突然一瞪，不以为然的反驳道：“什么画蛇添足不添足，反正咱们有的是时间，哼，童老儿父子刚强了一生，我倒想看看他能撑得了多久。”

胖老者双目精光一闪，随即笑道：“嘿嘿！只怕他软也不能软得使你满足。”

此言似乎刺伤了瘦老者的自尊心，双足猛然一点地面，霍然跃身站起，冷声道：“你走着瞧，童老儿虽然一生没向任何人说过一句软话低过头，今天我却要他跪在我们三人面前，软语低头相求。”

胖老者脱口道：“头可断，血可流，童儿硬名可不是一朝一日得来的，只怕办不到吧！”

瘦老者霍然转向胖老者，断然阴声道：“如果我办不到，从今之后，你把我‘天煞剑’华云峰三字倒过来叫。”

中间一直未开声的老者缓缓起身道：“你看你们两个，都是这样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吵什么呢？”话落一指远处海面道：“童逸尘的船那不是来了吗？咱们办正事要紧。”

左右两个老者闻言，目光同时转向海面，只见五十丈外一艘白色小船正高扯白帆向岛上飞驰而来。

胖老者扫了“天煞剑”华云峰一眼，跃身站起，问道：“咱们怎么处置他？”

中间老者嘴角上阴沉的笑意更浓了，他扫了左右二人一眼，笑道：“咱们宇内三剑出道以来就被他童逸尘骑在头上，在中原，以咱们的名望不能抬头，但是，现在此岛之上，该不会被别人看到吧？在不违背任务的情况下，咱们有充分的时间是吗？”

左右二人闻言，目中同现残酷的光芒，齐声道：“大哥可是想到什么妙着了？”

中间老者目注渐渐驶近的白船，阴沉的笑了一声，道：“不

错，我已想好了，咱们该去迎接他们了。”话落当先起步向海滩上走去，其他二人仍然左右相随。

白色的小船此刻已近在二十丈内了，但却未收帆减速，飞驰如故。

船头上，木然站着一个年近八旬的老者，他清癯细嫩的脸庞是那么白，白得如同船帆，海风吹动着他散乱垂肩的银发长须，孤独而凄凉，使人一见此情，便会很自然的想到英雄末路的悲愤与萧条。

他双眸茫然的注视着向海滩缓步走来的三个老者，那目光，与他清癯脸上的神色一样，空洞而迷茫。

掌舵的，是个老态龙钟的驼背老人，扯帆的却是个四十上下、环眼虬髯的大汉，两人四双眼中都布满了血丝。

当船冲到离岸只有十丈左右时，虬髯大汉猛的一扯帆索，白帆飞落，船速随之减慢，但那剩余的冲力却刚好把船头推上沙滩。

三个老者同时阴沉的向船舱扫了一眼，中间一个笑道：“童兄回来的真快啊！为了兄弟三人的事，劳动童兄‘梅岛’奔波，兄弟等真个感激不尽了。”

船上老者，木然的跳落沙滩，他回头看看浮石上缚着童子，一双失去光彩的眸子中，突然蒙上一层薄薄的水光，缓慢的转过头来，沉重的道：“三位比我童逸尘更早知道梅岛上的‘东海剑龙’被人毁掉了，因此，三位才逼兄弟往死亡的陷阱里闯！”

“天煞剑”华云峰阴冷的笑道：“童兄此话可就不对了，‘东海剑龙’梅啸风藏有‘鼎龙图’普天之下无人不知，童兄此去可

能是途中遇上了别的人吃了大亏未曾到达，因此……”

“天煞剑”华云峰话尚未说完，童逸尘早已忍不住怒火，疾声叱道：“华云峰，我童逸尘自信料到你等会乘机在酒中下毒。除我父子媳妇三人的功力，挟幼孙胁迫我父子媳三人前往‘梅岛’，卖友以求荣，天下狼心狗肺之人，童某相信，无一能出你们三人之名。”

“天煞剑”华云峰残酷的冷笑道：“童逸尘，别忘了你们的生死操在谁人手中？”

童逸尘恨极仰天狂笑一声道：“华云峰，你我都是长久走江湖之人，你们的基本目的老夫已经明白了，剑令换图只是藉口，要灭我童家则是你们的本意，现在，我儿与媳之死，华云峰，你再想以生死相胁，岂非梦想以童言欺人？”

“天煞剑”精目中杀机一闪，猛然欺上一步，突听胖老者叫道：“唉！真个死得好惨，童兄，不知是何人下的毒手！”辞怜声亮，全是一番假慈假悲之言。

“天煞剑”华云峰闻言一怔，杀机立消，童逸尘却吃力的缓缓转过身去。

海滩上，那驼背老人与虬髯汉子分托着一男一女，两个满身浴血的中年夫妇的尸体，举步艰难的一步一步向沙滩走来，驼背老人昏花朦胧的眸子中滚动着两颗晶莹的泪珠，使他的视线更模糊了，虬髯汉子的森森白牙却深深的陷入唇内，血一颗颗的凝住在海下虬髯的梢上，形象凄厉怕人。

浮石上的童子抬起了头，那张晒红了的俊脸苍白如纸，一颗颗接一颗的泪珠顺腮抖着，似想说什么？又似像祈告着什么？

两人缓慢而小心的轻轻把两俱尸骨并放在童逸尘身前的

沙滩上，老人的眸子中滚了那两颗滚动着的泪珠，虬髯汉子的猬髯根根直张。

看看那张灰白的俊逸面孔，望望那张褪了色的倾国花容，两具死尸，胖老者幸灾乐祸的沉声道：“童兄原有一个美满欢乐的家庭，唉，这是谁下的毒手啊！”

童逸尘霍然转过身去，含泪布满血丝的眸子中突然凝注在三人脸上，一句一句的道：“‘天罗剑’戈南亭，在童某面前你不必装疯卖傻，谁下的毒手？你们明白，老夫也明白，凭你三人之能，三岁孩童也知道你们不敢与称霸东海的梅岛世家抗衡，梅岛如今已被你们主子灭了，老夫相信凡是得过‘梅岛剑令’的人也都先后被除了，因此，你们奉了主子之令，踏上我‘桃花岛’！”

三个老者闻言心头同时一凛，“天罗剑”笑道：“童兄言出犹如目见，使兄弟难以辩驳。”

童逸尘冷冷一笑道：“因此，老夫以为三位不必再拖时间了。”

一直未开声的老者，此时突然重咳一声，笑道：“童兄不觉太武断了吗？”

童逸尘冷冷的道：“‘天玄剑’华武，你自己明白老夫是否武断。”

“天玄剑”阴沉的冷笑了一声说道：“童兄主见已深，兄弟说上千句万句也是多余的，为了洗清童兄心中的疑念，兄弟可以拿行动来证明，不杀你祖孙。”

童逸尘闻言一怔，脱口道：“华武你此言当真吗？”

“天玄剑”华武阴沉的一笑道：“兄弟说过要用行动证明，

不过，童兄方才出言未免太……”

为了幼孙，为了雪仇，也为了童家一脉，老人忘却了自己的尊危，似乎生怕“天玄剑”华武再改口了，抢先截住道：“童某可以向三位道歉。”

“天煞剑”冷哼一声，道：“哼，道歉，道歉能了事吗？”

童逸尘双目一瞪，突又忍了下来，心中暗自一叹，沉声道：“依华兄呢？”

“天煞剑”华云峰斩钉截铁地道：“跪我三人！”

童逸尘老脸突然一红，银髯无风自动，一字一字地道：“跪你三人！”

“天玄剑”华武歉然一笑道：“童兄，这里的事，兄弟一人做不了主！”

仰起那张发白而无血色的老脸，皱纹似乎更密更浓了，眸子中透出的光芒，更麻木更茫然了，英雄末路的凄凉使人感伤。

除了“啪啪”的海浪击岸之声，岛上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响，时光在单调的声响中消失，但寂寞的压力使人窒息。

突然，童逸尘一甩头额上散挂的白发，凄凉的长笑一声，道：“哈哈……童逸尘就跪在这沙滩上了。”笑声凄厉而震人心弦，声落双腿缓曲，抖动的身躯慢慢的矮了下去。

浮石上的童子用力的挣扎了几下，嘶声呼道：“爷爷，记得你曾教琪儿的话吗？头可断，血可流，大丈夫志不可屈！”

童逸尘神色一变，但却并未停止动作，惨然一笑道：“小琪，你记得这句话很好，将来，你会明白爷爷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话落人已跪了下去。

驼背老者昏花的老眼中重又滚下了泪珠，虬髯汉子双目中透射出可怕的凶芒，一步接一步的向三个老者走去。

宇内三剑会意的相视一笑，“天煞剑”华云峰冷森森的道：“童兄，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声落双目轻蔑的扫了走上来的虬髯大汉一眼。

突然，虬髯大汉暴喝一声，巨掌一扬，一招“雾迷云浓”飞身向“天煞剑”华云峰头顶扑击而下，厉喝道：“老贼种，你也没想到今天吧？”声落掌已挟着刺耳的锐啸声朝“天煞剑”华云峰头顶劈落。

“天煞剑”华云峰冷酷的笑了一声，右足向后微微一措，双掌就在措步的一刹那，快如闪电般的扬了起来。

一声惊呼挟着“轰然”一声大响，虬髯汉子结实的身躯直飞出四丈多远，“叭”的一声，俯跌在沙地之上，落地口中血涌如泉，赤红的脸色立时苍白如纸。

童逸尘呆呆的注视着他，生硬的道：“童福，把辛勇扶起来”，那声音中积沉着多少悲愤啊！

辛勇，从地上缓缓的撑起了上身，涣散的目光，紧盯着童逸尘，惨然笑道：“老爷子，辛……辛勇要先……先走了，这恨，这……这仇，谁……谁替您……您与少……少主报啊！我，我恨苍……苍天无眼，无眼……”吃力的扭过头去，朝浮石上的幼主看了眼，在童福未到之前，已颓然仆卧地上，气绝身亡，双手十指全都插入沙石之中。

浮石上的童子的眉心穴上，突然映出一颗指头大小的血红的红痣，与他那苍白的小脸儿相映，是那么醒目。

“天玄剑”华武看也不看辛勇一眼，淡然一笑道：“童兄请

起,为了证明童兄所言‘梅岛’被灭不假,老夫有个不情之求,请童兄陪我再往‘梅岛’一行。”话落脸色突然一寒,转对“天煞剑”华云峰道:“老三,咱们已保证过不杀那孩子了,不过,嘿嘿,为了要请童兄合作,尽速找到‘鼎龙图’起见,咱们得给这孩子留上一段可活的时间。”

“天煞剑”华云峰一怔,问道:“什么法子可能有一段可活的时间呢?”

“天煞剑”华武阴沉的一笑道:“我记得生皮缚颈,日晒之后会自然收缩,这不就可以造成一段可活的时间了吗?”

“天煞剑”华云峰恍然大悟,残酷的一笑道:“父杀子理所当然,嘿嘿,哈哈……”话落从袖中抽出一柄匕首,向着那中年男子的尸体走去。

童逸尘闻言大骇,怒吼道:“华武,你…………你言而无信?”

“天玄剑”华武得意的一笑道:“兄弟几时言而无信了,我三人并未杀他啊?再者,老夫相信梅岛上的梅啸风仍在,我们找到‘鼎龙图’后你可马上回去,那时,那块生皮也许还没晒干,令孙也不至于死,三者,巨鼎翠芝本月成熟,说不定,嘿嘿,令孙机缘巧合,可以得此奇遇,哈哈……那时他父母之仇不就可以报了么?”

“天罗剑”戈南亭嘲弄的解说道:“童兄一定听说过,禹王当年治水成功,曾铸九鼎以镇九洲,九鼎流传于战国时,石砚子得了一只,据说他在此鼎内栽植了一株九果翠芝,成熟之后,服用能夺天地造化,鼎外,他刻了一种‘潜龙奇功’据说是旷古奇学,奥妙无比,说不定令孙,嘿嘿……………”

就在“天罗剑”说话之际,二十丈外的一块巨大礁石上,无

声无息的出现了一个像貌清奇的老和尚，他那苍松古月般和善面貌，使人一见他就觉得好似看到了慈祥的具体形态，但是，此时他长盈寸的双眉之间的眉心穴上，却浮现了一颗如血的红痣，假使，“宇内三剑”看到他那红痣，一定认得出他是谁，而噤若寒蝉。

童逸尘双目中血丝密布，切齿骂道：“华武，我认识你……我认识你这狼心狗肺的贼子了，放明白点，华武，给老夫个痛快！”

这时，“天煞剑”华云峰已从中年汉子的胸膛上剥下了一块两尺多长的肉皮，转身上浮石，抓住小童的头，把肉皮缚在他的脖子上。

小童子一双星目几乎成了血球，他怨毒的盯着华云峰，一字一字的道：“有一天，我要用你们自己的皮，缚在你们自己的脖子上。”

“天煞剑”华云峰大笑道：“哈哈！……但愿你能活过今天，哈哈！”狂笑声中，跃身飞落沙滩。

这时，童逸尘已落入“天罗剑”戈南亭手中，只听他得意的阴笑道：“童兄，天涯茫茫，何处不可埋骨，何必一定要在桃花岛上，是吗？哈哈……”

这时，驼背老人正一步一步涉水向浮石上走去，“天煞剑”华云峰见状怒喝道：“那老头子，你往哪里去？快上船去掌舵！”

驼背老人止步缓缓转过身来，凄然的笑道：“连桃花岛你们都灭了，难道就只珍惜我这个老头子的一条贱命吗？”

“天煞剑”冷喝道：“老奴才，你敢莫是想死？”